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闕疑）熊禾曰一章食色輕重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與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過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二章爲政十三章言倍十五章與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迎去聲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語録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礼而多昏周礼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礼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 岑鋤深反 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音啻）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與平聲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
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
之差（楚宜反）而已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
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
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
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
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通鑑】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

親將兵因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括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而取古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和

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所以斷

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或習禮之大體重於食色

周則亦或有反經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能之而不

失耳推之不失是人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

於寸木岑樓之論孟子之意可見矣○輔氏曰集註章旨之

說於堅賢處事之權度因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推度

未從則於凡事權揣難辨之際巧者從至於枉尺而直尋也

者以往於膠在而調苟然不得夫將措之宜也發明曰微食

君女人之大各存法凡則人坐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

食色本輕因自有大分也然人有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徵者

又當隨特隨事而得其中焉聖賢因不肯枉尺直尋

以脩大禮之經所未當膠禮謂甚以時時宜之權也

右第一章論義理事物之輕重各有不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趙氏曰春秋來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耳謂為曹君之弟誤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皆語可錄以孟子道人

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見曲禮下庶人之摯匹詳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皆至大官先師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與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疾之行與踈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弟去聲長

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已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語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輔氏曰陳氏說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林氏曰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哉以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上一節告以行疾行說一節

貽以交謁言門皆是就病之以難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館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亦是偏詞者之習氣。鄒未知那

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難去聲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之間，則性分去聲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見音現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

也。語錄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開切非然矣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

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節交必不能耳先師曰可為堯舜在性亦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孟子所

答全章之要在篤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所求知以開其篤之之端

躬行以造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矣
有不假深為而可致性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
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
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右第二章論堯舜之道只在孝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去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辭哀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通攷 按首章同集注從詩序舊說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據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於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壽受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亥蒲昧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通攷

趙惠曰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足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親之過大則傷天也之人知矣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而不怨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而激怒則特以一時之私怒而少有捂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激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

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張氏曰小弁凱異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爵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告以不孝淅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也

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故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末生以論孝子之愛親之心油然生矣當親而踈疏同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語錄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於而君子事心養惟恐之君子不惠恕不智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較舜怨慕之意以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心但詳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以自以怨爲怨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耳

程子發論小弁之怨与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不容已者也

右第三章論人子怨慕之情各有所當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牼名石丘號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声)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古候反)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強上声)聒(古活反)不舍(上声天下不取疑是)莊疏(去声)云齊宣王時人以尋考之疑即此人也(構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長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少之)

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蓋不
知仁義之正道此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
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是為斯民幸矣然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流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爲興哉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論將不服道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古之謂國者以義雖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能存雖自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交傷焉出之彝

右第四章論休兵息民之事當辨義利興亡之異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爲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類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旣受之後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旣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號知孟子之處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

問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聯作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

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而禮意不足無物乃是強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去声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節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節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爲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右第五章言孟子於交接之禮各權其輕重之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声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illegible]也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illegible]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以內外合天人而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

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從三子之說引謝氏說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肯就不屑去其所以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亡則何止乎削歎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誌去声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哭【通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于[illegible]

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

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

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死齊莊公

攻莒杞梁[illegible]與[illegible]梁遂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

之阤而隅爲之崩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通證】吳程曰按

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illegible]

說[illegible][illegible]猶前[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過門不入耳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声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髡本辯口滑稽之流始謂孟子去齊爲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而末方以君子自辨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哉[illegible]不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殊然孔子家法也○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汪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

耽声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者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

右第六章專言君子所為衆人不識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注。○先師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識[illegible]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illegible]貶削一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闢。摟同[illegible]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斂，力驗反。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無王如此使[illegible]三王之世皆非罪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以觀其賢才。蓋爲國之道，莫先於[illegible][illegible]人才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七

按春秋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

上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殺盟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時戦衣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天子明

天子之禁而尸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君首證子易子必告於天子

而發子立既立則皆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撫子是不天子

以妾為妻則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無夫婦之別 位但盟不日此何以日皆謂記其日美之

亦為見天子之禁故作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求利毋訖糴訖止也毋

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

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登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好，無搆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无能而巽懦阿徇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之，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險詐為甚，而機識[illegible][illegible]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逞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必能先之，則其發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若惡於中者，其甚誰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巧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逐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

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聊子發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猶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右第七章論五霸功罪之大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就誠勝濟克勝已驕敵慾闢方深遠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少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僅止而不過之意也

語錄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謂夏商中國与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變之恐其不然竊意自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所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闕改道息曰孟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考得見古制　子告滑潛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皆無所據而然哉然周大司徒及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不惟与孟子異与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亦不同孟封國制軍三代同而增地制域則周与夏商異耳司馬主制軍言司徒主制域言而孟子言制軍不言制域則孟有爲此戰國兼并甚侯占又言周公已嘗地則不我於助祭乎不幸而典籍之去亦幸而典籍之既去諸侯亦莫知其制域之中故孟子亦因得議爵之方百里者正足孟子所以爲遂棄當時之所執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真氏曰。道之与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〇發明曰。事合理。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一句不特可斷此三事。實至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譏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

右第八章。論事君當引以當道而志於仁。

〇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声。辟与闢同。鄉与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反口根也。鄉道志仁不可以分為二事。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意

也。此章論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能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之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遠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識切慎子而繼發歟

右第九章論古今良臣民賊之異

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僮僕同苦樂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飧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時收成饔飧以飲食

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敎貢貉貢桀爲大者此爲小者○道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而程復心曰什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万世一中正之制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窮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幷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剏爲輕賦之說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說其如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鬪其智上則力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未牽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度之有所歸着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右第十章論稅法輕重之宜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聲）之築堤壅（於孔反）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熊氏曰彼白圭自言善治水有智仁勇四術爲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習強之術故深抑之〔發明〕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柔之之

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爲与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正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執諒体常也不諒通變也

右第十二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韓氏曰訑則此等人亦[illegible]然其所謂智者足乃所以為[illegible]熙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謂明于中而已可以[illegible]畏乎發明曰距與拒通前漢以黠傳智足以距諫辭足以飾非[illegible]字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上聲　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張氏曰好善而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而能來天下之善於爲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甚矣

右第十三章論爲政在於來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

視蜚与飛同鴈而後去之〔圖攷〕衛志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粟

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古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拔擢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孝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

之言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

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輔氏

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理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明警之然使上之賜下不正

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日則上兩節言去就未一節獨不言去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辭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不肯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右第十四章論古君子三者之仕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佩音）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語錄動其仁義）

礼智之心忍其声色臭味之性發明曰分配之若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務識空之所以忍性忍性則[illegible]然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曾益前所不能若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發此皆無所警省若傅說以下所以能當人任實由乎此也○通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要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動貧賤而貧賤有以沫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從得源頭活水[illegible][illegible]試求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閡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禀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錄[illegible]）

事經歷過以一條路逍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識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折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熟事後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更常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洊浩生曰動熟諳義理与自家相便貫如履吾室中

通攷

心忍性堅[illegible]

頻憂患之道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与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下文所謂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

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声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錄困心衡慮者心

竟其有過徵色發声者其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

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

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說過之

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人困心衡慮始能奮發

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爲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

於事理暴著徵色發声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者

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与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輔氏曰上節言中人之事此節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世

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入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

敢縱欲肆而國可保否則驕溢淫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為當而其慮深則有生全之理安樂則多怠肆之理首至而後物一截安然不以便死然安樂則有死亡之理

若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恆亡一節自國者亦莫不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

然則大舜此章言處困之反以憂患之意多安樂耶憂患之反少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志通曰入必堅忍其志然後足成自德熟仁於堅

張氏曰言知死生之道憂患之於安樂生死之道也知其然而後能安其所安

生無安樂無常戒懼憂患恐懼可致則知何以安樂之道是乃恐安樂之君可公之言

之道也死則於安樂安樂而生其理之未嘗不溺於安樂而人自警者子

故在君子則亦不免於安樂而死張子在小人則自然貧賤而

進而死亦恐不免貧賤斯憂戚是也張子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

譯將學吾之生貧賤憂戚亦是也況師曰後二句而言孟子此章書言而福厚

之意前一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皆當參看動心是開發道心忍性是節制人欲人心一是體天理一是遏人欲

右第十五章論生死憂樂得失之異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語類趙氏訓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与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發明一日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　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　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　元善　通攷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通攷】熊禾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論古聖賢凡六章論爲學論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体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学章句解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之所得以生者他心則人之所謂
大無外而性物其全故人它本所
性於形氣之私道於閒見之小
事即物窮窮其理全於一曰會
全其不然之体而吾之所以為
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仍川云盡
知字要星性者吾心之貫理者
擴釋將去自然盡人人能盡其
言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以者
於我之分而言伏以心其道理
是个小底天吾之仁者礼得測
者皆自彼而來家故知吾件則
而盡心者謂得家宇盡盡一家
用備是方盡知此主之識知性
之物則自然與盡挽是何於而
初無間而知謂盡則有宇性與
言盡有亨則其先之為先而知
之焉後是失録所後之論也
不道是曰盡也仁無不統用照
日盡心[illegible]語福生字以天字心
要所謂以天道物為心分所
氏天道福善便以分別有

音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
録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
以生者也性者具之全体人
以主於身而具理也者有天
心其体窮然亦際量性與
是以有所蔽而盡者能其
通貫徹而無所焉則有以
生言天之所以天人皆不
人然後知性此然者字夫
不知得然盡个雖盡知上
心者只為知其此說文義
字不可不存淵[illegible]句以誠
而言天便是个底性人使
天之元學利貞吾人所有
自然知天矣○氏之所性
所有之物然後取日有簡
而知伏如家主詳隨家在
來也得浅明李曰得與心
心須得則如性能性心知
[圖]明以所曰誠盡息至
不渦方無蔽夫精無毫變
字以帝極其是是聖疑是
别性是字人便此無宇宰
个人在上而降子个以大
東主舒此以下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錄學問如今既定作知至說則一般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為一般恁地事卻當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散殊事所知日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段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語錄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是存得心即是養得性即是事天故曰所以事天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物格知至然後能存其心若存其心不格物則心中但有天理不知甚事始終未曾得到自心大學所謂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或問存心者不失其本心之謂也存者存其心之不害其心則是不問心之存否可為事也只是實理。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有一毫之不合於理則便不可謂之存心也然奉承之而不違事天之本也養性不害即事天也然必先存心而後能養性存其心以養其性則事天以合於理事不違天而事天也又曰存心只是於事上見得理若能存心則自然有養性事天之事而不須言存養也我者此西銘所以日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命之

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輔氏曰徇私以然理欲以傷生皆所謂命字人不爲害之以生死事天全其真理

也立命不全其生之所以生者○又曰殀壽不貳一句是要緊之要便是不以殀壽貳其心之當然可得而

如富貴之見於外也若此不得生之亦不害其爲死壽命非命也亦不貳便是修

可見矣之指略○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橫渠此語見正蒙書本非解此章集註采附於此○語錄由人所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說

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說人上說兩句本只是一个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有

天[illegible]以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不變體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然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有

圖上而一圖圖[illegible]化[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氣[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與[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分由太[illegible]有天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即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理盖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无声臭之可名也以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稱也實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化說人身者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宰則不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謂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

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新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節齋蔡氏曰[illegible]于此理[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孝中庸[illegible]表裏[illegible]其理以壽天即中庸所謂智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論即中庸所謂勇也真大學合前數言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主全在知性上[illegible]有[illegible]夫盡心無工夫[illegible]大[illegible]見功[illegible]事若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大段[illegible]大工[illegible]存[illegible]學之而不舍後不過隨之而不害自然此分理與事言又分理

歟仁言何以謂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

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以修身以俟之方

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存心言

愚竊見流蕩之與存養字相反能修身則所存者正而不至

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爲無不法與修字相反則不至於流蕩不法

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右第一章論心性同乎一理知行貫於兼盡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

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趙注莫字非指正命一說

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有求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

言之是使有正不正看他命字是指氣言右我之無以致之則命

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當如須子之天伯牛之疾是也○通

曰莫非命也凡有性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

也程子曰此命字氣也受其正理也若子以理言[illegible]

也盡道而死者命也桎梏死非其正理也以理[illegible]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illegible]

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語錄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於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須須審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底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此姑沃反手械也指言犯罪而死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語錄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適非正命耳雖文王死於羑里孔子厄於桓魋却是正命死所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流性壽夭隨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何夭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迫其吉且福且壽皆固正命也此以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脩盡其道耳初非有

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蓋道而言禍福則[illegible]天命之正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而行以禍天[illegible]不過
自值乎凶禍天[illegible]非我有以致之而[illegible]一
盡其道自取禍致[illegible]則自有以致之[illegible]命也曰必不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illegible]之意[illegible]

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愧者為正凡不[illegible]身
盜賊死雖非正命故謂之知此道理以謂[illegible]
死生壽夭皆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illegible]
行於命分之[illegible]必身分上道理無得少欠一不盡
此道理[illegible]而無愧是謂正命也所以方[illegible]
命足全其[illegible]不以人為害之者[illegible]
及死足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illegible]
之矣[illegible]是謂[illegible]知命是方[illegible]
後知[illegible]凶禍福皆天上章止言壽故[illegible]
立先[illegible]正命[illegible]上章所受[illegible]
者則為[illegible]天[illegible]
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右第二[illegible]發上章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注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〇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〇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天命不可以求也〇語錄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亦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〇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illegible]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illegible]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illegible]而非求之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右第三章論在我在外之得失

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分去聲【圖說】[illegible]所以物之性同[illegible]所以生也一物者對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只曰有此理而已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爲樂孰大於是語錄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通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攷[illegible]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或問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已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

仁可得學者之事也○語錄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發明曰樂莫大焉反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矣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通攷 厚齋馮氏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矣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右第四章論一身備萬物之理而反己反人在誠與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著如明於庶物之明察如察於人倫之察○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illegible]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謂行之備習斯矣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天下[illegible]物

有當然之則。以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斈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所言其亦猶凡人而不無望於斈者故。○熊氏曰此節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右第五章論知行兩端而終始在於明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幾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終於恥恥而恥終不可免

右第六章通下章皆論有恥無恥之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輔氏曰。有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請之使人凛凛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通曰爲機變之巧此巧字與廉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發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纂疏曰輔氏以前說爲指機變之人言之其意竊切愚謂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聽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輔氏曰程子只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終以能是以貴夫恥非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声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声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張氏曰君好善則不

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

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尽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実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爲哉○張氏曰君不致敬尽禮則士不得見士非以此自高其道固當尔也先師曰致敬内致敬也尽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尽禮於賢是說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持君致敬尽禮而後應之是說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通曰使爲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爲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右第八章論君好善而忘己之勢士樂道而忘人之勢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声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見外之輕者不能也○輔氏曰游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足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發明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甸反於行事之實也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其己不失其身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行道
致治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所謂君子類乎其內而欲以
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
得己之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內重是德義外輕見
窮達設內外輕重之分若斷不失其本然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
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亦耳已
張氏曰句踐問名而對求者孟子曳求之吾身而已夫上[illegible]
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之體義言之用已[illegible]
耳窮不失義則無家乎所放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illegible]
已矣達不離道則見其在猶設施無所道之所在故有以
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也
能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新所性不存
焉而道行固亦君
子本志之所欲也

右第九章論人之窮達出處貴重內而輕外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材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所為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處而以豪傑自期耳

右第十章論凡民豪士感發之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附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其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咈扶弗反

或問彼有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除其害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發明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咈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通證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

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尺四寸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如天之自然乃王

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

則如天亦不令下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二如字以約二杈跋踏如之他語助

辭也霸者之民咸上之惠而驩虞亦戴功淺近易以致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天王道廣大深遠而無亦致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功曰庸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

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即上章以生道

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

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輔氏曰此

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声）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衹句存与）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擧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辨王霸變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乃以小補徼上霸者之事〇集義明道日所存者神在巳所過者化及物〇或問理歴不必為理行之也凡其身之所諸致之所及風声氣谷之所武皆智理歴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盖言所遇者化則民所理歴物照不化不以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化其日在又者嗇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岀之召有不扼貝所以然者是謂所謂神不〇語鑄問所經豎變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门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理歴變變雷着生便化雷一震而乃物俱生動霸一降而万物皆成実無不化者書日俾于從發以治四方國動亦是此意〇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外是人見其如此〇上下興天地同流重鑄一若道相似小

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欣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漸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通曰殺之而不怨以下是說霸者之民如此君子所過以下是說王者之於民如此發明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之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豈比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所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此二者又存神爲之主焉

右第十三章論王霸政教之異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爲仁人從之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故釋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右第十四章論善教入人得民之效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張氏曰上言良知良

能下獨曰知者蓋知常在先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特外求不假學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右第十五章論人之良能良知皆出於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声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也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

不適者也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張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善端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所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右第十六章論聖心感悟之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人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初亦知之推私意來擾不能斷制遂至於冒然為之欲之耳今惟在擴心剛斷以無為無欲外此無能道此故曰如此而已矣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此然之斷制義為也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大義之用而已○陳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此○通曰有所不為有）

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右第十七章論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慧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通攷 程復心曰德之慧謂慧德也与昏正相反術之智謂術也与愚正相反疢疾非真是疢疾故曰猶災害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張氏曰人平居無事謨然不省每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思而不敢怨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遊豫之溺人亦深戒慎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時亦自勉勵乎發明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獲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地當知天以是玉成

于成物自泄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辛無疢疾慮患深而辛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或疢疾不能爲吾患矣

右第十八章言操心慮患之深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趙州鄉曰爲尚容以悅君發明曰容悅朱子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說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則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宋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

如伊呂之徒　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是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然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爲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語錄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亦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

明若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則公之無意無必也任也以誅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毅明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存利列國名澤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絕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絕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右第十九章論人品之異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並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

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發明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此孟子之門惟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將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樂一），一係於人（樂三），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月本於盡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所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此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右第二十章論子三樂之異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語錄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則天下之揆故所欲未足以爲樂乎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發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樂則初無尚損化○則日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於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並也或曰集註前謂所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也將無不誠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日道日澤所非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將萬出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方皆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然樂乎也而所性不存焉甚大盡得一出明寄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有之以已之天貧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也而其樂卽在性分之內且盎子於三樂制曰王天下不與在然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問哉堃舜曰樂一也而有一焉有聖賢之所獨得有君子之所向狄困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有焉若將而在下之樂皆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者之樂也然其樂有窮達之殊而其所以樂者皆由於外得也由於心者聖賢之所獨得得於外者君子之所同然豈可以樂論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声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是說生來所稟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雖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當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蘊委粉反又去声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謂性之緼言者根本也生發見也見形甸反下同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溢音逸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諭順其則此當玩味根字生字根緊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語錄仁義礼智根於心須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落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枝也暢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月得有底心便有許多物在其守○君子氣字清則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禀物欲一湮閼了這箇根未着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很底心便没了礼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大其氣禀之[illegible]教四者之根着上而已○四体不言而喻是四体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虛齋蔡氏曰光却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礼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緣而容皆倒得手足順便不素其所以然

○此章

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居如孔孟亦非所窮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推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右第二十一章言所樂所性之異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形甸反下同前篇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日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二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篇篇之首毛也至七篇文言而詳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爲意遠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許六反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斯為善養老而仁人歸也。○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論。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言文王善養老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疇直留反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禮義常心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以不至於陸客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吝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不多然其大本在養民而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外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平之要皆實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言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

者難爲衆看有幾多人滾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二者皆見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甸反也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須个是做得孝滿。忠須个是做得忠成了。須之辦乎路之頭。都是須个做得成了。不足。半上落下。今日沒得時日以休了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科而後進已見前後盈而行者益於此猶流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錄此二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何。如鶴鳴于九

皐之類是也比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以詩之比只則引物以發其意詠歎說發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逸泡求大之類是也而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之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以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盡人之爲學須足務實乃能有進若這實工夫大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肯【通攷】許謙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近脚聖門難爲言謂既驗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驗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右第二十四章言聖道之大而有本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

孶孶孶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或問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先師曰善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所有可以窮究矣此章功所以遏人欲存天理也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輔氏曰程子又恐人以靜時工夫也動時則做義以立孳孳不已庶幾可以進於舜之徒矣先師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時交養內外交持之功於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右第二十五章言舜蹠利善之分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

去声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妥與人說，只是个逍遙物外，僅足其身，數以義耳，然不似也。

通考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踵

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稱，去聲，下同。錘，直為反。）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不可如子莫之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比）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直略反）則不中矣（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輔氏曰揚氏資質略偏於剛者墨氏資質略偏於寬學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論資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入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揚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閒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特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迎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乎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也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為我者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illegible]）而一（發百端百者言其多耳）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語錄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熟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然爲楊宗之然其兼變不殷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二都以爲中耳故由二聖以爲中則其中活而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兼聖人之牟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觀之難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遂彬前却以過其中蓋所以節量二義之輕重而時於之若也程子謂子莫執中也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出須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從致求夫所謂中者而識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象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亦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繇之曰得一善皆不以善端可求而中体嘿識乎夫惟明善

體中可得而識矣○張氏曰爲我兼愛此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通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右第二十六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發明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之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此人多未知於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也

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贍飢渴必不安受富貴以圖其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二十七章論理欲之辨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先師曰介有介介特助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推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也故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illegible]反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

集註以爲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或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汪氏曰伯夷饑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於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疑若不介故也○通曰人皆知夷惠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是人皆知柳下惠之

和而不恕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入尺爲仞 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士數坊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蔡氏傳從孔說愚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溝洫其爲溝洫皆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由溝之澮則計之以自尋度之閒深則計之以仞泉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 侍講名希哲字原明滎陽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通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節通看李問匪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通攷】吳程曰八尺爲仞諸儒或云七尺或云四尺或云五尺六寸雖然不同朱子各隨古註釋之論語言七尺

而於此言八尺也顏氏註漢書以八尺爲是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渾上聲 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總一。而互相發明。反之則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爲一[illegible]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誅心之法者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語錄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便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補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 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 [illegible] 說如趙註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illegible]矣語錄惡知二字爲五霸設說如云五霸自不知也

一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江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假借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盛為益甚將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享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惟朱子明辨其誤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右第三十章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甸反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輔氏曰公天下以爲心宜一說久勉強所能爲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篡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闢方見擾家僅可之意味非正法也○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明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謂是伊尹以家宰聞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錄除之際本而歸辠焉其克祭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貫放之是莫亂之所爲耳後世唯霍光於昌邑王賀而立宣帝幾乎心存宗社者然於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敗篡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盖有愧也是以嚴延中物之以爲權幾亡無人臣禮而識者行取焉霍光日行光他人本爲一身耕害趙惪曰孟子討者乎所謂元惡大惡必誅而無赦者也論伯庚之請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監于不恭之弊矣伊尹之在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盖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者即此任之弊也不可夷惠之弊伺論而乃於此發之其處天下後世遠矣

右第三十一章

〇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爲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右第三十二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語錄此志字與殷在尚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尚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私欲則卑汙○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張氏曰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末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者此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體已立一日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自不暇爲也

右第三十三章言有大志則可以行大道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趙氏曰此何名所謙矯皆能之）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張氏曰仲子節小而缺大倫其不知義已見矣陵明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排之此又詳言之上章當參看）

右第三十四章言小廉不足以掩大罪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書音所止反又所綺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通曰臯陶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

至也舜但知有以天理於父子人倫之至也

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

語錄某舜頑孝先生以此東先生曰瞽瞍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無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加此去得○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可不以天下與於已稍天理之當然而已爲瞽瞍殺人而在皆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發父子之論是皆辦有天下不可一朝死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說義耳舜非竊天下也義所當去親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皋陶則舜使舜得之伸其竊負尺義在舜則以法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凡猶天至而已語發則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君後出以利害之凡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法之得無竊成業而孤衆害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爲治奉天命而已君以泪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舜疑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皋既殺諸罔舜烏得而竊之蓋來之思也皋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忡甚竊負之義求後其乃天猶全君臣父子之名者也欲孟子孰能推之○任氏曰竊負逃畏天故也訴法之奚樂天故比孟子之對示後也爲人臣于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因不可舍況於甲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右第三十五章。言守法盡孝，莫非天理人倫之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　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甸反　下同前篇謂仁　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居仁宅者之氣象。然德潤身而心廣体胖。與王子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語錄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卻只

言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之養居貧賤有貧賤之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矣先師曰此章重在居居有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體者所異貴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右第三十六章言居養氣體之異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趙氏曰實謂愛敬也○張氏曰恭敬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此恭敬存於中而義物實於外所以為拘留之

宜文質之中也恭敬雖存乎而無以寓之於外君子亦懼夫虛拘也昔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束帛以贈之贈博諸人而出於聆鄰以時之蓋出意也抑乎也不何於權失於醫將迎佇不然咄先師曰儀註於禮禁字作恐疑氏於兩來敬字只作一意說

通語共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右第三十七章言待賢主於誠敬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歉口簟反○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稱去聲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

紀語錄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知一類一笑皆有至理○形
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
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內有此形便有也形言形
則色在其中矣○踐踏踐言踐約之踐言聖大所於使踏者
个形色之性母性母理之謂於川說充其形色諭得知形見
形体色如論喪則有哀色介胃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頗天之
生人人之傳於天其具目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以
當無有不聰目度必當無有不則口便以能各別天下之味
異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別人都一然性衆人有氣
稟之雖物欲之累維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月也而不
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身而不足以別臭維有
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
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諸室陳氏曰或問孟子
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答
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也形氣外去
胥執之分又曰孝未至於聖人則於性行道理未兒勸尔才
於性分有衛人即是空此形色不能亦踐萌足也洗師曰從
子之說善自[illegible]字雖實之狼人全不能踐者也實人鄙能踐
之而未盡者[illegible]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試範五
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蕭又者謀聖旨衰貌之意也
[illegible][illegible]或問色在形裏由猶言容身也文日人生天地莫不有
形與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
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為則是所謂天其者也然衆人指
於氣稟拘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以聽則不
聰兒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維有
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性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塞人欲之

私雜於其間是以聰則極明德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踐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踐其實以副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朞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於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小功九月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所生〕〔亦大功〕練冠麻衣縓〔七絹反淺赤黃色〕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圖附〕〔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眞切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右第三十九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但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語錄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也並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發明曰推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推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成就其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只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洗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輔氏曰樊遲之[illegible]祖[illegible]萬章之[illegible]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張氏曰成德達財皆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比雖鄙夫之空空亦必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數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錄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斷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illegible]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无棄物聖賢無亦以人○胡曰孔門四科顏淵冉閔皆以德行科孟子五教侯許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盖自淵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右第四十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行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有定体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

[illegible]

右第四十一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附錄〕[illegible]

夫其以殉葬謂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云云於是弗果用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聲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往從人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治世道行之世亂而獨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則是以道殉乎人矣○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

右第四十二章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挾者自無有所恃之之謂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己與師有舊好恃此以求學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蓋以心專意誠乃有受教之地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有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語錄問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否曰所厚者謂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厚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止在意氣太銳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饒氏曰前三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位

以講孝之際○通曰前三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取則取當用則用過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爲慈則非矣通攷程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秀於萬物能推所爲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輔氏曰一本故無僞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僞而二本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

仁愛之推所有差○朱氏祖謂仁不以人者務之以其
有所發分此不待親者施之他以人有親陵之報以
從以無所愛之而以不至於其資愛之故此人之仁
所以斷不愛其祭非物之推愛之固之以是物聖民
宗也無不堪其所以物之所慶其等是愛差以仁
物非也民無不愛而仁之下民氏言始於其等
而於仁也親民反之親民仁之道無親民序無怪
矣於親民反之不直親是皆而親行逆德之道無序也常
通致
頃以自許謙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所用程子推己及人程正
厚此在言皆推言之自此吾一性有以言仁之所有推行去已及人
於此不者言之所以自有此三者性之之分言而不則有重之得
賢之言求之於以養於木行之之所由之言因有者有重
書樂言反之於以養物仁之曰以聖之安所問之舍
差於是學於全發物仁曰之所以聖之賢之取之
將用之有於此全發仁之改實之前率聖學之知
物然之於動物於之所在之以本而皆得不知不
得親之前此之不知行之事氏之謂以不知以能
發無差等厚氏又因行論施矣

右第四十五章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齧吾結反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說肉不齒決濡濕此決齧斷之說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上文言智之先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次諸此則譬於喪服飲食以哉不能其大而求其緦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緊此問孟子所譬言合大拘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以問也先後具峯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眩；知所先後，則事

有序述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說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論其全體若知之不周愛之不普欲汎其心老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徧周而蔽辟弊於與用愛之敬賢而博辟進於下論次用其心也蘇氏以為識其全體其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師曰當務為急須急親賢為務相對以鼻與讓嚴惡而東反覆推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循可通循衍得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加此蓋智所當務所自長處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孟子卷之十二